

抗日情報戰（十一）

喬家才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陶一珊戰訓有方

吳鐵城談戴雨農

一切，加以說明嗎？」

「戴先生成功，」陶一珊說：「直接領導十萬人，集十萬人的信仰，服從他一人。」

「十萬人一條心，不是容易事。」吳鐵老又問：「雨農如何能驅十萬之衆，人人不顧生死，以赴一個人的命令，而每事又能達成任務？」

「戴先生領導同志，有一套三段論法，」陶一珊說：「就是『理智的運用，情感的結納，紀律的維繫』三個原則。進而達到『團體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的目的。所以，新進同志也常能建大功，這樣十萬人、百萬人，自然可溶為一顆心。」

至於戴先生處事，可用四句話來說明：『料事如神，處事如電，洞燭機先，聲威懾人。』」

別動隊淞滬作戰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第三天

後來吳鐵城先生和陶一珊閒聊，吳鐵老問他：「雨農事業成就很大，成績輝煌，原因一定很多，你追隨他左右很久，你能三言兩語，概括一

樣猶豫。」他同戴先生相交很深，每次提及，總是悵惘不已。

後來吳鐵城先生和陶一珊閒聊，吳鐵老問他：「雨農事業成就很大，成績輝煌，原因一定很

多，你追隨他左右很久，你能三言兩語，概括一

第五支隊的幹部都是軍校出身的軍官，中隊長以上且係訓練總監部考選派充。支隊成立時，挑選三千人，編成五個大隊，二十一個中隊（一大隊中隊），素質齊整優秀，與其他各支隊不同。

治中、俞作柏、劉志陸、吉草箇、蔡勁軍都為委員。下設別動隊，根據委員長核准的命令，動員民衆，於兩星期內編成五個支隊，參加作戰。

各支隊轄三至五大隊，每大隊轄二至四中隊，總計一萬零八百人。第一支隊指揮官何行健，第二支隊指揮官陸京士，第三支隊指揮官朱學範，都是杜月笙的學生，員兵都是上海幫會人士及勞工分子，陸京士現為立法委員。第四支隊指揮官張業，隊員都是軍統局在京滬的情報工作人員，以上四支隊各轄三個大隊。第五支隊指揮官陶一珊，轄五個大隊，隊員為上海市高中以上集訓總隊的結業學生，及上海市公民訓練總隊隊員，挑選三千人，編成五個大隊，二十一個中隊（一大隊中隊），素質齊整優秀，與其他各支隊不同。

第五支隊的幹部都是軍校出身的軍官，中隊長以上且係訓練總監部考選派充。支隊成立時，挑選三千人，編成五個大隊，二十一個中隊（一大隊中隊），素質齊整優秀，與其他各支隊不同。

裝裝具，全由隊員自己拿錢購辦。武器為國軍三十六師、八十七師換下來的槍支，軍容很盛。當時請戴先生訓話，他說：「有這一支部隊，可戰勝十萬日本鬼子兵。」全體官員高呼：「服從戴先生命令！」

戰爭到十月下旬，國軍自閩北撤退到蘇州河南岸，第四支隊奉命掩護，在敵前強渡蘇州河，不顧生死，在蘇州河北進行擾亂作戰。雖然任務完滿達成，然自支隊指揮官張業以下，兩千多人都全部戰死，這是戴先生領導的同志，最英勇的一次重大犧牲。



作戰到十一月九日，國軍逐次向青浦白鶴之線轉進，繼續轉進吳福線、澄錫線，主力向浙皖邊境退却，以五十五師的章旅固守南市，掩護撤

當晚十二時關閉，禁止通行，要陶一珊作最後孤軍奮鬥的準備，死守南市。又告知戴先生已準備好兩萬個麵包，兩百面國旗，馬上就可送到，要陶一珊把這兩百面國旗插遍南市各角落。

奉命由南市撤退

固守南市進展順利，到十三日早晨，五十五師章旅電話通知，掩護主力作戰任務已達成，奉命向吳福線轉進。又知道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察總隊也奉命撤退，這個時候，陶一珊真成孤軍了。

到了下午四點多鐘，敵已佔昌廟、徐家漚以西地區，接近別動隊的防禦陣地，南市遭受敵軍砲火

到了傍晚，市政府派耿祕書送來命令：

(一) 決定放棄南市。

(二) 已洽妥法租界當局，自晚十

二時開始，開放南陽橋鐵柵門，全體官兵按次序魚貫向法租界撤退。

到

「我判斷中日戰爭，」戴先生說：「是長期戰爭，也許要打十年八年。這次別動隊作戰部署，是我核定的。擾亂蘇州河北岸敵軍，掩護十萬國軍安全撤退到蘇州河以南，從容進入新防禦陣地，避免敵軍跟蹤追擊，減低損傷到最低限度。」

雖我第四支隊全軍殉國，令人傷心，然對淞滬戰

退。陶一珊也奉到命令，第五支隊部及二、三兩支隊各一部協防南市，以招商局碼頭為指揮部。晚上周偉龍進入南市，傳達戴先生命令，告知法

租界當局宣佈，華法交界的各鐵柵門，一律於當晚十二時關閉，禁止通行，要陶一珊作最後孤軍奮鬥的準備，死守南市。又告知戴先生已準備好兩萬個麵包，兩百面國旗，馬上就可送到，要陶一珊把這兩百面國旗插遍南市各角落。

乘特備卡車送往薩波賽路小學、辣格納路小學及淮通小學等校，集中管理，聽候處置，如有爭執，法租界當局不負責任。

陶一珊告知耿祕書，沒有戴先生的命令，不能遵辦。並要求耿祕書，設法請戴先生來一道書面命令。耿祕書說：「這項決定是我政府接受法國政府的請求，並且是俞市長和戴先生電話洽商很久才決定的。」又說：「宋子文先生也和戴先生通過電話，主張撤退，現在無法再和戴先生通電話。」

俞市長鴻鈞也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之一，

既和戴先生電話商妥，則他的命令也可以代表戴先生了。陶一珊才下令，十二點鐘開始按次序進入租界，士兵在前，官長在後。規定撤入租界鐵門後，全體隊員同時一轟四散奔走，使法國兵不知道去向，同時見機就轉，脫離追兵。

四五支隊的成就

陶一珊進入租界以後，第四天在陶爾斐斯路十五號見到戴先生。戴先生握手慰勞，陶一珊呈

上撤退命令。戴先生告訴他，已知詳情，問他能不能留滬工作，如在上海無法活動，可到漢口報到。

「我判斷中日戰爭，」戴先生說：「是長期戰爭，也許要打十年八年。這次別動隊作戰部署，是我核定的。擾亂蘇州河北岸敵軍，掩護十萬

國軍安全撤退到蘇州河以南，從容進入新防禦陣地，避免敵軍跟蹤追擊，減低損傷到最低限度。」

雖我第四支隊全軍殉國，令人傷心，然對淞滬戰

戴笠將軍的同志抗日戰爭期中任別動軍副司令的陶一珊。

(四) 全體官兵應一律將武器裝備器材交由法國陸軍接收。

雖我第四支隊全軍殉國，令人傷心，然對淞滬戰

爭第二階段，能防守這樣長久，對以後整個抗日戰爭的民心士氣，影響很大。且對我特種工作同志，配合國軍作戰，打開一條燦爛的前途，四支隊同志犧牲是值得的。

「五支隊固守南市，掩護國軍轉進，雖受外交牽制，祇能守五日。然全體隊員大半為大專學生及工廠商店之小東主，又屬富家子弟，能守五日，使南市居民安全轉入租界，同時財產轉移至租界者甚夥。對以後各地作戰，發動民衆協助，有模範作用，差堪告慰。這班人可到歷口去報到。」

說完，戴先生遞給陶一珊三千港幣，又對他說：「你到漢口，當然要先到香港，再乘火車北上。在港不可暴露身份，也不可久留。」

二十六年九月三日，戴先生奉到委員長的命令，核准設立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於湖南臨澧，派戴先生為主任。因為他在上海指揮別動隊作戰，又因須派員到各地召收愛國青年，一直到二十七年一月才開學，陶一珊奉派為學生總隊總隊長。

七百人的大宴會

三十二年春天，陶一珊主持重慶訓練班，中美合作所的美國盟友已經有六百多人到達重慶。

有一天下午四點鐘，陶一珊在造時廠接到戴先生的電話：「今晚的宴會，是美國盟友第一次參加我國的正式宴會，楊家山籃球場太不成體統，最好在鍾家山新餐廳舉行。」

「報告戴先生！」陶一珊說：「新餐廳房子雖然蓋好，但是一座空屋，四壁都是泥巴，而且

在山頂上，路沒有修好，無路可走。楊家山籃球場已佈置妥當，七百人的桌椅傢俱碗筷等，由楊家山搬到鍾家山很不容易。」

「我已問過侯禎祥，」戴先生說：「房屋已完工，牆壁已經粉刷過，你去協助他，趕快佈置起來。盡力去做，我六點半鐘到新餐廳視察。」

戴先生的脾氣，已經決定的事，絕對不可能改變，所以陶一珊立刻去找侯禎祥。侯禎祥已知道改在新餐廳，也在找他。陶一珊問侯禎祥：「祇有兩個多鐘頭，可能嗎？」

「戴先生的事沒有不可能的，」侯禎祥說：「我們祇有拚命去做。請陶先生派兩個大隊，一個大隊佈置餐廳四週的花園和道路，一個大隊搬傢俱、廚房用具及一切東西。」

六點半鐘，戴先生來到新餐廳察看，除花園及通路還沒有完成，已能使用，尚在繼續整理，戴先生表示滿意。七點正，中外賓客紛紛到達，陶一珊和侯禎祥總算完成了一件本來難以完成的任務。

「糟糕！」將要上菜的時候，侯禎祥氣急壞的告訴陶一珊：「第一道菜是鷄湯，整個一大口鍋倒在地上，祇剩下半鍋。不過不要緊，已將兩大壺開水倒入鍋內，又加入一瓶味精，吃起來

，味道當然差得很遠。不過全體賓客正在寒暄應酬，精神興奮，或者不會注意口味。至於戴先生，鼻子不好，嗅覺不行，判別不出來。我來報告

陶先生，是準備明天再報告戴先生，今晚不準備。

個見證，明天代為說明，如果有處分，我當然甘心領受。」

「此時報告戴先生，會影響情緒。」陶一珊說：「我願擔代，如果有處分，我願與兄分担。」

第二天，陶一珊偕侯禎祥去報告昨晚鷄湯傾覆，沒有報告的原因。但是戴先生並不明鷄湯的事，問他們：「昨天花園的花，鋪路小石子，是那裏來的？」

「在我們的範圍以內，到處借來的。」陶一珊說：「不過花草昨夜已遷回原處，俾今晨雨露滋潤，免因外借而枯萎。」

「動員多少人？」戴先生又問。

「兩個大隊，一個大隊搬桌子椅子、廚房用具，一個大隊專栽花草、鋪路。」

戴先生當即吩咐支錢給兩隊學生加菜。又說：「無論何事，必須考慮效果，試想，昨晚宴會如在楊家山籃球場露天舉行，與在新餐廳相較，其效果相差，天地懸遠。」

對待同志寬嚴並濟

三十二年夏天，中美合作所在湖南南嶽設立第二訓練班，以陶一珊任副主任。成立不久，戴先生偕梅樂斯赴東南視察。由重慶出發，第一個

目的地就是第二訓練班。到達南嶽，整整忙了兩天，檢閱、點名、聚餐、開會、檢討過去、策劃未來，忙個不停。戴先生對於極細微的事情也不放鬆，他要求很嚴，一切事情務必做到盡善盡美。

第三天由南嶺出發，向江西贛州前進。早晨

，戴先生、梅樂斯、陶一珊和總翻譯官劉鎮芳四人共進早餐，車輛和隨行人員都已整裝待發，一切都準備好了。戴先生不像平時一樣，好像並不急於動身趕路，非常悠閒，坐在桌旁閒聊起來。

「一珊！我聽說你在這裏有些虧空，你到底差多少錢？」戴先生突然問陶一珊。

「沒有！沒有！請戴先生不要為我操心。」他知道，一定是有打他的小報告。因為他既

然是中美班的副主任，就不得不和南嶺地方首長

們應酬往來。有時推辭不過，也會來幾圈，他的

麻將技術並不高明，不能不輸幾文。戴先生一到南嶺，就有人向戴先生報告了。打麻將，戴先生嚴厲禁止，一旦被查出來，就不得了，他真怕一直追問下去。

「你別騙我！老實告訴我，究竟差多少錢？」戴先生並不放鬆，問個沒完。

「我怎敢騙戴先生呢？」陶一珊知道不能一推了事，硬着頭皮說道：「我在這裏代表戴先生主持班務，為了一切進行順利，難免要和地方首長們應酬應酬。我又不能太寒酸，怕丟戴先生的面子。雖然多少有點虧空，請戴先生放心，我自己會解決的。」

「哼！你自己解決？」戴先生一邊說話，一邊打開公事皮包，取出便條紙，寫上：「即發陶副主任特別費國幣壹萬元正。」寫好把條子交給陶一珊，才動身出發。

這個小報告幫了陶一珊一個大忙，一萬元不算少，他真沒有這種妄想，現在虧空足夠彌補。

不過陶一珊的確不在乎一萬元，而是怕打麻將的問題。他違反禁令是要受嚴厲處分的，戴先生不但沒有追查，反而發了一萬元，陶一珊既感且愧。

戴先生對待同志寬嚴並濟，可說發揮得淋漓盡致。

飛往東南，佈置上海的工作。後來陶一珊知道總

反攻期近，芷江是反攻東南的前進基地，不祇是美國的空軍基地而已。而戴先生眼光銳利，能在敵人投降前好幾個月就有所準備，真是「洞燭機先」。

日本天皇廣播無條件投降，何應欽上將蒞臨芷江，派參謀到辦事處詢問許多問題，尤其是情報。戴先生留有親筆函，指示如何和陸軍總司令部連絡，陶一珊代表戴先生晉見何上將，報告一切，請示一切。

郭履洲鐵胆佛心

「戴先生保安戴家的人口多不多？我察覺到我們團體裏，你們戴家人好像很少，是不是因為讀書人不多呢？」民國三十年，戴笠先生到東南視察工作，順便回江山保安探望戴太太，郭履洲從江西上饒趕來保安看他。那天，戴先生非常高興，談鋒很好，越談越多，越扯越遠，終於扯出這麼一個問題。

戴老夫人的故事

「說來話長，」戴先生歎了一口氣，感慨萬千地說：「固然我們戴家的讀書人很少，但是並非主要原因。你要知道！我母親受戴家人欺負，不知流過多少眼淚。我為安慰她老人家過去所受的創痛，對那些過去曾經欺負過她的人，對他們的子孫，就無法照顧了。」

「我母親生下我弟弟不久，我父親就去世了



。那時，我祇有四歲，弟弟祇有兩歲，我母親撫養我們這樣小的兩個孩子，真是慘到極點，可憐她，反而欺負我們孤兒寡婦。他們隨便上山砍伐我們的樹木和竹子，予取予求，視同已有，拿下來變賣。我家的任何物品，全無保障。我母親眼睜睜看他們這樣蠻幹，除了流眼淚，再沒有別的辦法。我母親用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精神，勉勵我們要有志氣，要重振家聲。現在，我們總算替她老人家爭回這口氣，他們當然不敢再欺負她老人家了。但是，我可以既往不咎，不同無知識的鄉愚計較，可是我母親所受的創痕，却永遠填補不平。」

「我要趕搭西上的火車，該走了。」郭履洲

聽完戴先生敍述辛酸往事，看看手錶，時間不早了，向戴先生告辭。

「不行！」戴先生說：「我母親已經給你預備好晚飯，我做不了她老人家的主。你要是不吃她給你準備好的這一頓飯就走了，她會非常難過，很可能一夜都睡不着覺。你要知道！她老人家對我這個兒子的朋友，對『軍統局的同志』，是多麼喜歡，你多留一刻，她就多高興一刻。所以你必須留下來吃晚飯，明天再回去吧！」

前面這一段戴先生親口告訴郭履洲的話，敍述戴老太太和他兒時的辛酸經過，關係非常重要。我覺得，戴先生發奮圖強，立志革命報國，未嘗不是因為孤兒寡婦受盡人家欺負的刺激，下定決心，要出人頭地，才創造下他的輝煌事業呢！

戴老太太出自名門，是一位非

冒險任事不願升官

常慈祥的老人，明大義，識大體，雖然受盡人家的欺負，但是，從來沒有同族人爭吵過一句話。她懂得利用現實的情況來教育自己的孩子，真是一位極偉大的母親。他對待「軍統局的同志」，和對待戴先生同樣親熱，以極偉大的母愛給予每一个去拜望她的同志。她招待去保安的人，非常週到，總是親自照料，燒幾樣可口的菜來款待來客。而且絕不讓來客空手離開保安，她經常預備好兩種禮物——香孤和一包茶葉，每一個去保安的人離開時，她都要送一包香孤和一包茶葉。

曾任忠義救國軍參謀長交警總局副局長現在台北的郭履洲將軍。

郭履洲很好客，對人非常誠懇，在軍統局體裏，是一位人緣極好的同志，戴先生在軍事方面很倚重他，許多年，他一直擔任軍事方面的工作，帶兵打仗。我和履洲兄雖然都是軍校第六期同學，可是，在黃埔的時候，我是入伍生第一團，他是入伍生第二團。到了南京以後，他在湯恩伯先生任大隊長的第一大隊，我却在王萬齡先生任大隊長的第三大隊。我們同學三年，誰也不認識誰。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秋天，我在杭訓班受訓完畢，派到南京鼓樓四條巷軍統局本部第一科華北股工作，履洲兄正在華東股工作，同在一個辦公室，我們才認識了。郭履洲的長處很多，我覺得，至少：不要做官、以德報怨、寬厚待人這三點，值得敍述，值得我們效法。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間，為加強各戰區淪陷區域的工作，每一戰區成立一便衣混城隊，由軍統局派一位編練專員，偕同教官數人，到各戰區去主持訓練。河南洛陽的第一戰區編練專員為趙理君，山西吉縣的第二戰區為徐光英，江西上饒的第三戰區為郭履洲，廣東韶關的第四戰區為湯毅生，湖北襄陽的第五戰區為徐志道，湖北恩施的第六戰區為楊遇春，廣西柳州的第七戰區為楊繼榮，綏遠陝壩的第八戰區副長官部為高榮，湖南長沙的第九戰區為羅國熙，蘇魯戰區為賀元。

郭履洲在第三戰區訓練便衣混城隊，幹部由忠義救國軍挑選，隊員由各部隊挑選有專門技術、胆大心細者，共有兩千多人。訓練完畢，編成

中
外
雜
誌
(一十) 戰報 情日抗

五個總隊、十個直屬隊，由他擔任督導組長，指揮派出去的隊員，工作成效很好。在抗戰的大時代，祇要多給敵人一分打擊，我們就盡到一分抗戰的責任。

郭履洲指揮的混城隊，南從廈門起，往北經過溫州、寧波、杭州、嘉興，到上海；再從上海起，沿長江經過蘇州、無錫、武進、鎮江、南京、蕪湖、荻港、東流、湖口、彭澤、九江，到南昌。在這一條大弧形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他訓練出來的同志在埋頭工作，給予敵人或多或少的破壞，他也得到或多或少的滿足。所以，郭履洲對於這項工作的興趣，非常濃厚，幹得很起勁。

三十年政府為防止走私，增加稅收，財政部增設緝私署，戴先生兼任署長，計劃由郭履洲任副署長，打電報徵詢他的意見。他以混城隊的工作很有成效，回電謝絕了。緝私署副署長的官兒相當大，許多人想幹幹不上，他却拿定主義，從事打擊敵人的有效工作，不要做官，拒絕幹緝私署的副署長。過了些時候，戴先生又要他接任浙江緝私處處長，他還是不希望這個竹字頭的官兒。他擋不下他一手訓練的兩千多名的混城隊隊員，怕別人接手指揮，萬一上下瞭解不够，喪失作用，他就無法辭其咎了，仍然拒絕擔任緝私處長的職務。浙江緝私處本來由浙江站站長童襄籌備，不知什麼原因，又要他來接任。接着拍來第二份電報，還是催他趕緊去接事，他堅持他的理由，不要做這個官兒，假如一定要他幹，允許他親自去重慶，當面請示以後，才能答應。重慶不理他囉嗦，第三次電報拍到上饒，限他三日到差

，否則，以違抗命令議處，問題好像很嚴重。他一想，情況不妙，不到重慶，問題解決不了，立刻動身。同時拍一份電報，不提收到第三份電報，祇報告已經動身，向重慶出發。出乎他意料以外，到了鷹潭，那邊的水陸統一檢查所的負責同志已經接到重慶的電報，轉告他趕緊回去，阻止他去重慶。他要求鷹潭檢查所的負責同志佯作不知道，偷偷放他過去。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何必管他的閒事呢！順水人情，祇好照辦了。到了湖南衡陽，衡陽檢查所的負責同志也接

到重慶的電報，還是要擋他的大駕，他如法泡製，又偷偷過了一關。最後到了廣西桂林，桂林的曾堅不幹放私的勾當，硬不放他這位逃避到差的緝私處長過關，認真擋了駕。他想，到了桂林，路程已經走了一大半，雖未到重慶，亦不遠矣。通一次電話請示吧！結果，戴先生要他乘坐第二天的飛機去重慶。

在軍統局這個團體裏，不論天大的事，祇要看得到戴先生，沒有解決不了的。緝私工作要緊，對敵人破壞更要緊，郭履洲領導的混城隊，既然很有成績，不願意放下不幹，就讓他以混城隊督導組長來兼長浙江緝私處，問題才算解決。在前方辛苦了多年，好不容易初次到了戰時的國都，而且老朋友們重逢，當然要盡情地玩他幾天。他和那些頂要好的朋友們茶餘酒後，總是偷偷來幾圈麻將。正好戴先生因為香港吃緊，忙於處理要務，以為總可以瞞過他。

三十一年，戴先生到東南視察，回保安去省親，郭履洲又去保安看他，一進門，戴先生就劈

頭問他：「在重慶有沒有豪賭？」左右隨從人員都為他捏了一把汗，因為戴先生正在嚴禁打麻將。

「輸贏不過三、五百元，再輸多了，也拿不出來，大家都是好朋友，玩玩就算了。」郭履洲知道戴先生的脾氣，不敢隱瞞，直認不諱。「你現在身為緝私處長，身兼文武兩項職務，不許再有賭博行為！」就此輕描淡寫地結束了。

寬厚待人自己吃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郭履洲是孟老夫子的忠實信徒，很相信孟子的性善學說。他以為牛馬調教有方，可以供人驅使，狼狗經過訓練，可以聽人指揮，難道人還不如牛馬狼狗嗎？他相信人都是好的，你對人家好，人家也會對你好。他又主張，派往敵區的工作人員，危險性很大，如果你待人不够寬厚，過分嚴格，他們對你祇有畏懼，沒有深厚的感情，一旦稍有錯過，一定不敢回來，迫不得已，挺而走險，投靠了敵人，對於淪陷區的工作，將蒙受極大的不利。所以他主張寬厚待人，要以德服人。

寬厚待人，的確是一種極高貴的品德。不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些人並不因為你對他寬厚，也以寬厚報答你。更有些人，反而把寬厚誤認為懦弱，以為容易欺瞞，可以大膽蠻幹一陣。有一次，敵人進犯浙贛線，許多部隊的士兵被衝散。散兵游勇散佈在敵後地區，有兩種危險，一種是騷擾地方，另外一種，怕被偽軍收編

了去，增加敵人的力量，他要防止這兩種危險，於是，進行收編散兵游勇的工作。

他本來祇有兩千多人的編制，收編的結果，擴充為五千多人。以兩千多人的給養來養活五千多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況且，所收編的士兵，未曾經過訓練，紀律很不容易維持。有兩個本質不太好的大隊長，乘這個機會，藉口籌措給養，混水摸魚，向老百姓勒索，被人家告到長官部。

許多部隊長看到他們的士兵不回去，於是也向長官部報告，說郭履洲截劫他們的部隊，擴充隊伍，受盡冤枉。但是，他已查明那兩個騷擾地方的大隊長，趕緊扣押起來，依照軍法查辦。

戴先生在東南親自處理這件嚴重問題，因為肇事的兩個大隊長已經扣押起來，處理就比較簡單得多了。後來，依照戰時軍律，這兩個大隊長都依法決了。

「你對待部下太寬了。」戴先生處理完問題，對郭履洲說：「雖然犯法的是兩個大隊長，可是，指揮官御下不嚴，也推卸不了責任。不是因為你的工作成績好，這一次你也要連帶受處分的。」戴先生命令三十一年四月哿日各戰區的混城隊在各淪陷的城市同時暴動，以子敵人重大打擊，郭履洲執行這一個命令很有成效，所以，戴先生說他工作成績好，才免受處分。

後來，戴先生在浙江淳安港口集合全體官兵訓話時宣佈，本來已決定由郭履洲擔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現在祇好作罷。後來，特調派在西北工作的馬志超擔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戴先生對於賞罰非常嚴明，絕不馬虎。

郭履洲寬厚待人的結果，吃了一次大虧，把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也耽誤了。不過，自始至終，他派到淪陷區工作的同志，沒有一個叛變他的。就是犯了過錯，也都回來接受處罰，又未嘗不是待人寬厚的結果呢！

沿海殺敵窮追猛打

三十四年春，忠義救國軍先後成立淞滬區的指揮部，以前代總指揮阮清源為指揮官；溫台區指揮部，以參謀長郭履洲為指揮官；鄞杭區指揮部，以第三縱隊指揮鮑步超為指揮官。六月初，福州敵軍向北撤退，因恐懼美國海軍襲擊，不敢走海路，由陸路北撤。樂清縣白象敵黎岡支隊，為接應北上敵軍，向南攻擊前進，陷瑞安、平陽。

六月九日南侵北竄敵軍六千人會師平陽。

郭履洲既為溫台區指揮官，決心在沿海一帶，給予敵人以重大打擊，他判斷敵軍必然乘夜晚橫渡平陽以北的飛雲江，但渡江費時，必找廣大建築物休息。於是派爆破教官巫銘率領隊員十人，背負爆破器材，日落後潛渡飛雲江，到達南岸後，勸告附近居民暫避，然後選定碾米廠和榨油廠，埋設地雷和定時炸彈，再破壞渡河點的船隻木筏，渡江口岸佈置水雷三十枚，然後潛回北岸。當夜敵軍果到江邊，準備渡江，休息於碾米廠和榨油廠。不久地雷和定時炸彈爆炸，敵驚擾踐踏，傷亡慘重。

經過一週，十六日殘敵才抵溫州（永嘉），到達樂清縣的白象和柳市時，黎岡支隊和福州敵軍逃竄，我軍據獲軍用物資達三百萬噸。

留守溫州殘敵撤退時，一百多人乘船順甌江向江口的銅頭撤退。銅頭偽軍陳榮博大隊，早經郭履洲秘密收編為忠義救國軍溫台地區指揮部水上大隊，俟機反正。二十日敵軍抵達銅頭，乘船登岸時，陳榮博率隊來迎，敵以為友軍迎接，毫無戒備，當場擊斃敵約一百人，俘虜三十人，全部解決。

敵從白象北遁海門鎮，一部六十多人竄抵黃岩縣和溫嶺縣澤國之間，被郭履洲的爆破組計熊飛部猛然截擊，斃敵半數。郭履洲又命獨立支隊崔傑和教導十營、十一營會攻海門，激戰一晝夜。敵一部乘帆船從海上北遁，一部渡椒江北逃。被預伏北岸的獨立第一支隊予以痛擊。七月三日收復海門。教導第十營和獨立第一支隊繼續向北追擊。

敵自六月九日北竄，被郭履洲指揮的部隊分段截擊，敵狼狽疲敝，一再向盤據杭州灣的敵軍總指揮，現在祇好作罷。後來，特調派在西北展開對寧海攻擊，日本無條件投降，戰鬥才告停。

（未完）